

一提起借錢，沒有幾個人不膽戰心驚的。有限的幾張鈔票，好端端地隱居在自己的口袋裡，忽然一隻手伸過來把它帶走，真教人一點安全感都沒有。借錢的威脅不下於核子戰爭：後者畢竟不常發生，而且同難者眾，前者的命中率卻是百分之百，天下之大，那隻手卻是朝你一個人伸過來的。

借錢，實在是一件緊張的事，富於戲劇性。借錢是一種神經戰，緊張的程度，可比求婚，因為兩者都是秘密進行，而面臨的答覆，至少有一半可能是「不肯」。不同的是，成功的求婚人留下，永遠留下，失敗的求婚人離去，永遠離去；可是借錢的人，無論成功或失敗，永遠有去無回，除非他再來借錢。

除非有奇蹟發生，借出去的錢，是不會自動回來的。所謂「借」，實在只是一種雅稱。「借」的理論，完全建築在「還」的假設上。有了這個大膽假設，借錢的人才能名正言順，理直氣壯，貸錢的人才能心安理得，至少也不至於毫無希望。也許當初，借的人確有還的誠意，至少有一種決心要還的幻覺。等到借來的錢用光了，事過境遷，第二種感覺便漸漸形成。他會覺得，那一筆錢本來是「無中生有」變出來的，現在要他「重歸於無」變回去，未免有點不甘心。「誰教他比我有錢呢？」朦朦朧朧之中，升起了這個念頭。「天下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」當初就是因為不足，才需要向人借錢，現在要還錢給人，豈非損不足以奉有餘，簡直有背天道了。日子一久，還錢的念頭漸漸由淡趨無。

久借不還，『借』就變了質，成為……成為什麼呢？『偷』嗎？明明是當面發生的事情，不能叫偷。『搶』嗎？也不能算搶，因為對方明明同意。借錢和這兩件事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後者往往施於陌生人，而前者往往行於親朋之間。此外，偷和搶定義分明，只要出了手，罪行便告成立。

久借不還——也許就叫『賴』吧？對「受害人」的影響雖然相似，其『罪』本身卻是漸漸形成的。只要借者心存還錢之念，就算事過三年五載，「賴」的行為仍不能成立。「不是不還，而是還沒有還。」這中間的道理，真是微妙極了。

借錢，實在是介於藝術和戰術之間的事情。其實呢，貸方比借方更處於不利之境。借錢之難，難在啟齒，等到開了口，不，開了價，那塊「熱山芋」就拋給對方了。借錢，需要勇氣，不借，恐怕需要更大的勇氣吧。這時，「受害人」的貸方，惶恐慄慄，囁嚅沉吟，一副搜索枯腸，藉詞推託的樣子。技巧就在這裡了。資深的借錢人反而神色泰然，眈眈注視對方，大有法官逼供犯人之概。

台灣最美麗的火車路線

劉克襄

我知道一段比「永康」到「保安」更迷人的火車路線。

世紀末時「永康」到「保安」，這段路線經過作家張曼娟的介紹，還有電視廣告的宣傳，隱然成為最熱門的旅遊景點；並且，意外地成為鐵路局不用駕駛火車就能賺進大把鈔票的商機。

一張用日據時代留下的軋日機打出來的，淺藍色的硬紙車票，像四色牌一樣大小，再藉著「永保安康」這樣吉祥話的組合，遂成為搶購的火車票。這是現代火車站的電腦售票，無法提供的一種帶有些許歷史回味的質感。

更何況，一張才十五元，很多人一買就是好幾十張，自己留存做紀念外，就大量寄出、贈送，托福給別人。在這樣景氣低迷的時代，也唯有如此聊表心意了。

我要介紹的這段路線，已經遠超出字面的意義和情境。

它在東海岸。

兩個站之間也不像永康到保安，還夾雜一個半舊不新的台南市。它擁有美麗稻穗平原，並且橫跨過兩條大河：花蓮溪和木瓜溪。

它的名字更是絕佳的祝賀和問候，可能整個台灣更難以找到更幸福的詞了。

答案是，「吉安」和「壽豐」。

吉、安、壽、豐，這四個字，怎麼樣聯結，或拆開，橫來豎去都是福氣滿堂的好字。

當然，最重要的不是字而已。對我而言，那綺麗的地理環境更是我想在此介紹給大家的。

吉安在花蓮市南方。火車過了花蓮，第一個靠站的地方便是吉安。一個似乎是全台灣最空曠的火車站，前面的廣場足夠讓小孩打野球。

從吉安出發，大家最熟悉的恐怕是稻米。豐饒的稻米生長在這塊富裕的腐植土壤，從日據時代就聞名海外，甚至專供給日本天皇吃食。春秋季稻穗成熟時，這兒湧現著金黃的稻浪。夏冬時，稻子收割了，稻香更是溢滿空氣。

美麗的金針花海也是從這兒開始遍佈東海岸，直到太麻里。春天起進入這兒的田間小路，運氣好時，都會看到農夫在山腳下摘採金針花的祥和風景。

過了木瓜溪，換成沙質較重的環境，變成可觀的甘蔗田和各種蔬菜、瓜果的世界。冬末起，遼闊的蔗田就開始傳送陣陣採收的甜味。夏日時，西瓜、絲瓜、苦瓜、地瓜和金瓜都豐碩地輪流結果。

和紫丁香的明晨之約

張秀亞

3

她覺得很快樂，彷彿飲了一杯濃郁的葡萄酒。

是前天的午後，層陰壓屋，門外落著細雨，一個朋友來了，以那隻皎白細長的手，將三枝深淺不同的紫丁香，插在她案頭的藍色玻璃瓶裡。

這紫色，這丁香花的豔麗紫色，使她想起一些往事。

前天，整整一個下午，她凝視著那三枝丁香花，然後，她在當天的記事冊上寫下幾行：對著那幾枝紫丁香，我覺得很快樂，彷彿飲了一杯濃郁的葡萄酒。

紫丁香的芬芳氤氳著，那幽柔的紫色，對她的心靈像是發出了呼召。踏上了回憶的小徑。

那幾年，在放假的日子，在長長的春末夏初的週末，她總是喜歡流連在那顯得有幾分清寂的校園裡。

紫丁香開得正盛，以深淺不同的紫色組成了季節的舞曲。

她有時埋首在那一簇簇的花朵組成的紫色浪潮裡，聽走廊對面的琴室裡有同學正以生澀的手敲著琴鍵，那一個個不太連貫的音符，卻似化作了那晚雲暮煙一般朦朧的，帶著幾分輕愁與醉意的小花，而她手中詩冊裡的句子，也似滲入花中，成了春天的鮮明而生動的註腳。

花氣襲進了她的心中，連同那生澀的琴聲，伴著那片似是沖激而來的燦美的花色—那片透明的紫色，她想到了達達派的畫：斑斑舞蹈，她想到了瑪拉美的散文：一個愛美的靈魂，神遊在洋溢著芬芳果園的天空下……。

在琴韻、花的顏色與香息的舞蹈、迴旋中，她似走進了一個奇境：她看到一個音樂演奏台上紫色的幃幕拉開了，在上面，她讀到了優美的旋律開始前的沉寂……漸漸的，一個管弦樂隊的聲音四下裡流溢出來，那些音韻與節響，似紫藤的枝蔓一般的嫋嫋，茂密的翠色文竹般的淒迷，她想起了宋人的詞句：芳草懷煙迷水曲。

對了，正是那詞句的意蘊，深邃，綿邈，芳草懷煙迷水曲，快樂裡帶著思慮，歡笑中結著輕愁……，一聲聲、一聲聲，象徵著熾烈而又高貴的情愫，……柔曼的音符，感人的交響，聲音挾著芬芳的香息，像吳爾芙夫人筆下的月光，流滿了她的襟袖、她的內心，使她深深的、深深的陶醉在那以淡雅的紫色代表的華麗的音樂裡。